

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

丛书主编 冯道如

# 特雷佩姑娘

[德] 保罗·海泽 等 著  
高珣晗 等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

丛书主编 冯道如

# 特雷佩姑娘

[德] 保罗·海泽 等著  
高瑀晗 等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特雷佩姑娘 / (德)海泽等著;高瑀晗等译. —南京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(世界经典短篇小说丛书. 第3辑)

ISBN 978-7-5399-8505-3

I. ①特… II. ①海…②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48901 号

书 名	特雷佩姑娘
著 者	(德)海泽 等
译 者	高瑀晗 等
责任编辑	黄孝阳 聂 斌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652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	12
字 数	170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8505-3
定 价	30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 | Contents

特雷佩姑娘	001
[德] 保罗·海泽	
高瑀晗 译	
比纳斯科城堡	035
[意] 狄奥达塔·萨鲁佐·洛埃罗	
费思嘉 译	
闹鬼的屋子	067
[英] 弗吉尼亚·伍尔夫	
翟国欣 译	
品 质	071
[英] 约翰·高尔斯华绥	
黄园园 译	

热爱生命	081
[美] 杰克·伦敦	
万敏琦 译	
手推车	101
[日] 芥川龙之介	
徐晓淑 译	
青春	107
[英] 约瑟夫·康拉德	
黄园园 译	
珍珠项链	141
[俄] 尼古拉·谢苗诺维奇·列斯科夫	
侯昌丽 译	

- 小姑娘 159  
[英] 曼斯菲尔德  
翟国欣 译
- 最后一片常春藤叶 165  
[美] 欧·亨利  
刘 洋 译
- 风雪沦落人 173  
[美] 斯蒂芬·克莱恩  
党 娣 译
- 伤 痕 181  
[日] 小林多喜二  
商 倩 译

# 特雷佩姑娘

[德] 保罗·海泽

高瑀晗 译

在托斯卡纳与教皇国<sup>①</sup>北部地区之间，从亚平宁山脉延伸出的高原上，有一个偏僻的牧人村落，名为特雷佩。自下而上通往村落的小径全都逼仄难行，车辆无法行驶。邮车与马车都只能费时费力地向南绕一个大圈，才能翻过山脉。在过去，只有必须和此处牧人做交易的农民才会来特雷佩，偶尔地，也有画家或不愿走公路的步行者到访。到了夜晚，就只有赶着驮队的走私者才会来这个荒凉的小村落歇歇脚，而他们所走的也几乎都是人迹罕至又分外崎岖的泥路。

眼下将至十月中旬，这个月份的高原夜晚还是十分明朗。然而今天，在经过了烈日曝晒之后，山谷中升腾起细薄的雾气，缓慢地在雄伟而光秃的山崖上铺撒开来，此时大约晚上九点。散居的低矮石屋中，闪烁着微弱的火光。白天，只有老妇与幼小的孩子们守在屋内。此时，牧人与他的家人都围着炉灶睡着了，炉灶上吊着几口大锅，连狗也在炉灰中伸展开了四肢。只有无心睡眠的祖母独自坐在一堆兽皮上，手中机械地来回穿插纺锤，口中喃喃祷告着，间或摇晃下在婴儿床中哭闹的婴儿。夜晚的凉风穿过墙壁上巴掌大的小孔带来了潮湿的

---

<sup>①</sup> 位于亚平宁半岛中部，是由罗马教皇统治的世俗领地，也是一个早已不复存在的国家。



秋的气息。快要燃尽的炉火冒出烟来，慢腾腾地把雾气逼回房中，在小屋角落处漂浮着。这对老妇来说已司空见惯了，然后她眯缝着眼睛，也进入了梦乡。

只有一所房子中还有动静。如其他石屋一样，它也仅有一层。然而它所用的石料似乎分外好些，房门更宽更高，并且在四角形的屋子旁边，又加盖了许多简易棚屋，扩建了几个储藏室，马厩，以及一个砌得很结实的炉子。屋门前站了几匹驮着货物的马，一个小伙子挪走了已经被吃空的食槽，此时六七个全副武装的男人推门走入外面的薄雾中，匆忙唤起他们的马匹。只有一条躺在门边的老狗，在他们启程时轻轻摇晃了下尾巴。随后，它笨拙地起身，慢慢走入石屋内室，此时屋内的炉火正燃得热烈。炉边站着它的女主人，她面朝着炉火，手臂垂在臀侧，结实的身体一动不动。直到老狗用舌头轻轻舔着她的手，她才如梦初醒般的回转过身子。“福克！”她唤着，“我可怜的老东西，快去睡觉吧！你一定是病了。”老狗摇动着尾巴以示感激，并发出呜呜的叫声。随后它蹒跚着爬回炉畔的一张旧兽皮上，呜呜地低声呻吟着躺下，伸展开四肢。

与此同时又走进来几个伙计。他们纷纷围坐在大桌旁，端起了方才走私客们留下的碗。一个老女仆从大锅里为伙计们舀了玉米粥，自己也一块儿坐在桌旁，拿起汤匙吃了起来。所有人都一声不响地吃着。炉膛里的柴火劈啪作响，一旁的老狗自梦中发出沙哑而低沉的呻吟。表情严肃的姑娘坐在炉台边的石板上，老女仆特意给她盛了一小碗玉米粥，可她一口也不动，只静静地坐着，目光落在厅堂的四周，一副神思不属的模样。屋门前的雾愈发密实，现在看来已形如一面白墙。而在这当口，一轮弦月正从山崖背后升了起来。

突然，路上像是响起了马蹄声与人的脚步声。“皮特罗！”年轻的女主人用平静的提醒的声音唤道。一个高个儿小伙子应声从桌旁快速站起身，消失在雾中。

此时外头纷乱的脚步声与说话声越来越近了，那马终于停在了屋前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三个男人出现在门口，互相打了个招呼便进了屋

子。皮特罗凑到姑娘身侧，她正心不在焉地看着炉火。“那是两个博莱塔的伙计，”他对她说，“没带货。他们准备送一位先生到山那边去，这位先生的护照出了问题。”

“妮娜！”姑娘喊道。老女仆站起身，走到她的面前。

“他们不光想要吃的，姑娘。”小伙子继续说着，“他们想知道，这位先生能不能在此留宿一晚？他想至少在破晓之后再走。”

“去外面小屋给他铺张草垫子。”小姑娘吩咐着。皮特罗点点头，重新回到了桌子旁。

三个外来客也坐下了，伙计们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留意。他们中有两人是走私客，只见他们全副武装，胡乱披着衣物，帽檐压得很低。他们对大伙儿点头致意着，仿佛已经是老熟人了。接着他们把好位子让给了那位被护送的先生，在胸前画了个十字，随即便大吃起来。

那位跟着来的先生并不动筷。他把覆盖在高额头上的帽子拿下来，用手理了理头发，眼睛四下打量着处所与环境。他看到，墙壁上有用炭笔涂写的格言，屋子角落里还奉着一张圣母像，像前燃着小灯，再旁边是一群鸡，正缩在长木条上睡觉。此外，从房顶上还吊着一串串用麻绳穿好的老玉米，还有一块摆放着各种水杯与粗陶罐子的木板，以及堆放得层层叠叠的兽皮与篮子。终于，他不安的目光停在了炉畔姑娘的身上。炉火的红光摇曳，勾勒出姑娘严肃而姣好的深色侧影，由黑色发辫绾成的发髻低低地垂在后颈处。她把双手交叠于一膝，另一只脚则踏在房屋的石板地上。他甚至无法揣测出她的年龄，但他从她的举止能看出，她是这房子的女主人。

“您这儿有酒吗，小姐？”最终他问道。他的话甫一出口，姑娘便受惊似的猛然跳起来，笔直地站立在炉旁，两条手臂支在台子上以维持平衡。这一下把那老狗也吵醒了，它气喘吁吁地从胸腔里发出野性的咕啾声。陌生人这才发现，有四只闪着光的眼睛在注视自己。

“我可不可以问一下，您这里有酒吗，小姐？”他重复了一遍问题。然而在他最后一个字还没来得及出口时，那狗就已处于一种令人费解的狂怒状态中，狂吠着冲向他。狗猛地将他的斗篷从肩膀上撕下

来，在它第二次要扑上来时，它的女主人严厉地喝止了它。

“回来，福克！回来！安静，安静！”那狗退回到屋子中间，猛烈地摇动着尾巴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外来客。“皮特罗！把它关进笼子里去！”姑娘低声吩咐道。她依旧挺直了身子站在炉旁，发现皮特罗略有踌躇，便重复了一遍她的指令。因为已经很多年了，入夜之后炉畔的位置就一直是那条老狗的。伙计们互相耳语着，见那狗很不情愿地被牵走了，屋外还一直传来它可怖的嗥叫与呜咽，直至它似乎精疲力尽，才渐渐平息。

此时老女仆也因姑娘的示意把酒拿来了。陌生人一边自饮着，也将酒杯递给另外两个护送他的人，一边暗自思忖，自己怎么如此莫名其妙地引起了这番骚动。伙计们一个接一个地放下了汤匙，口中对姑娘道着“晚安”，便走了出去。现下就只剩下了三个外来客与女主人，以及那老女仆。

“太阳四点才能升起。”一名走私客压低了嗓子对那陌生人说，“即使要准时赶到皮斯托亚，您也不需要起来太早。再说，我们的马匹也需要站立满六个小时，才好接着赶路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我的朋友。你们也快去睡吧！”

“我们会准时叫醒您的，先生。”

“那自然好，”那陌生人答道，“尽管圣母知道，我极少能连续睡六个小时的觉。晚安，卡罗那！晚安，朱瑟佩师傅！”

两人恭敬地提了提帽子，便离开了。其中一人驱步走向炉畔的姑娘，说道：“来自博洛尼亚的古斯坦佐让我向您问好，小姐。他想知道上周六是否在您这里遗落了一把小刀。”

“没有。”姑娘简短且不耐烦地答道。

“那就是了！我就说嘛，要是在您这儿，您肯定要送还给他的。而且——”

“妮娜！”她骤然打断他，“把去小屋的路指给他们，要是他们忘记了的话。”

老女仆站起身。“我只想再说一句，小姐。”那走私客紧张地咽了

下口水，挤了挤眼睛，“如果您愿意为这位先生提供比我们更舒适的床铺的话，他是不会吝惜钱的。这就是我要说的了，小姐。愿圣母保佑您一夜安宁，翡宁翠小姐。”

说完他便走向了同伴。他们对角落的圣母像弯腰行礼，在胸前画了个十字，随即跟着老女仆走了。“晚安，妮娜！”姑娘喊道。已行至门口的女仆转过身来，做了个表示疑问的手势，旋即顺从地关上了大门。

这下屋里就只有两个人了，翡宁翠飞快地抓过炉旁的黄铜灯台，匆忙点上。炉火式微，灯台上的三朵红色小火苗仅能照亮宽大房屋的一个小角。那个陌生人似乎被黑暗催了眠，他趴在桌前，头枕在胳膊上，斗篷紧紧地裹在身上，仿佛他就准备这样捱上一夜似的。忽然，陌生人听到了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。他抬起头来，灯就摆在他面前的桌子上，对面坐着那位姑娘。他意识到，是她在叫他。姑娘的目光遇上他的，霎时像是生出了无限的威力。

“费里波，”她道，“你已不再认得我了吗？”

他用探询的目光长久地注视着她美丽的脸庞。她的脸绝不仅仅是因着那摇曳灯火而显出了红晕，更多的是期待他的答复而产生了紧张情绪。这张面庞多么值得回忆！她长而柔软的睫毛微微颤动如蝶翼，这使线条严肃的额头与修长的鼻子略略和缓。她的红唇说明了她玫瑰色的青春年华，只有在她保持沉默时，才显出绝望、痛苦与野性，正与她黑色的双眸相符。就像现在，当她站在桌前，举止中就散发着略显青涩的魔力，尤其是她美丽的后颈与脖子，更是迷人。尽管如此，费里波仔细思索了一下，还是说：

“我确实不认识您，小姐！”

“这不可能。”她的语调深长，带着绝对的把握，“您曾经有整整七年的时间来记住我。这么长的时间，足够把一个人的模样牢牢地刻进心里。”

这样的怪言怪语似乎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。“是啊，小姑娘。”他道，“如果有谁在七年中什么都不做，光是用来熟记一个美貌少女的

容颜的话，那他最后肯定可以出口成诵啦。”

“没错，”她略带思索地说，“您那时也说过，除了想我，您什么事儿也懒得想。”

“七年前？那时我还是个玩世不恭的人啊。您难道把那都当真了？”

她十分认真地点了三下头：“为什么不应当当真？我之后的经历告诉我，您当初所言都是对的。”

“孩子，”他卸下严肃面容，神情和蔼地说道，“实在很抱歉。七年前我还以为所有女人都心知肚明，男人的甜言蜜语充其量只是游戏筹码，只有在极其偶尔的情况下，在双方做明确交易时，能够换得金灿灿的钱财。七年前我所想的全是你们女人！而现在，说实话，我极少会想到你们了。可爱的姑娘，男人总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”

她沉默着，仿佛一点没听懂似的，只是静静地等待着，直到他说出一些真正涉及她的事情来。

“哦，我现在才渐渐想起来。”他沉吟了一下，“我曾经路过这座山的这一地段。我好像又认识这村庄与这房子了，要不是因为这雾！是了，是了！就是七年前，当时医生让我来这山里走走，我就傻瓜似的跑遍了所有最险最偏的小道。”

“我就知道，”她道，这时她的红唇似乎因喜悦而闪耀着动人的光泽。“我就知道您一定不会忘记的。就连那狗，福克，它也没有忘记您，没有忘记那时对您的怨怼。还有我，我也没有忘记——我那旧日的爱情。”

她带着巨大的喜悦与坚定说出这席话。他仰望着她，表情越来越惊异。“我现在记起了一个姑娘，”他说，“我是在亚平宁高原上和她相遇的，她带我去她父母的家。要不是她，我就必须得在危岩上度过一晚了。那时我爱她——”

“是的！”她打断他的回忆，“非常爱！”

“可那个姑娘不爱我。我曾经与她有过一次长谈，她却惜字如金，十分不愿多谈。我临了想吻吻她倔强阴郁的小嘴唇儿，以唤醒她沉睡的

热情。我注视着她们，她却突然从我一侧跳开，一手拿着一块石头，我当时差点没被砸死。如果你就是那个姑娘，你又怎能说服我曾对我有情？”

“那时我只有十五岁啊，费里波。爱情让我感觉如此羞耻。我一直是这样倔强又孤独，从不知道怎样吐露心迹。那时我的父母还在世，这您也知道。我的父亲有很多牧人与牧群，还有这家小酒馆。从那之后情况也没有多大改变。唯一不同的是他不再管理这儿也不再骂骂咧咧了——他的灵魂已升入天堂！在我母亲面前我常感觉羞耻。您应该还记得，那时您也是坐在这个位置，不住口地夸赞我们运自皮斯托亚的酒好。更多的我也没听到，我母亲盯我盯得严极了，我只有跑出去，躲在窗子后偷偷地看您。那时的您更年轻，很实诚，但现在的您更加英俊。您的双眸一如当年迷人，您可以凭借它得到您想要得到的任何人。还有您低沉的声线，那狗听到后依然嫉妒地吠叫！可怜的畜生！直至今日我只爱它。可它也清楚，我更爱您！它比您还要明白我对您的爱。”

“不错，”他道，“整个晚上它像是疯了。真是一个奇妙的夜晚！你依旧令我如此心折，翡宁翠。那时我知道，如果你不愿重回屋子里，我心中便再无安宁，于是我起身出去寻你。我看到你的白头巾一晃而逝，之后便没了踪迹。你一定是跑进了马厩旁的小屋里。”

“那是我的睡房，费里波。那儿可不欢迎您进去。”

“可我想进。我知道当时我在外面站了多久，敲着门苦苦哀求你。那时的我真是个坏小子！我当时想着，要是再见不到你，我的脑袋就要爆炸了。”

“脑袋？不，是心。这是您当时说的。我仍然字字句句清楚地记得！您说过的全部！”

“可你当时却假装什么都没听见。”

“我当时难受得要死！我站在屋子最里面的角落里，想着，如果我能鼓足勇气，悄悄附在门后，把嘴巴靠近缝隙处，这样去感受一下您说话时的气息！”

“好一对痴情的年轻人！要不是你母亲走来，我还会一直在门外站着，说不定你会开门。现在想想真是害臊，当时我气急败坏地回去，做了一夜关于你的梦。”

“我坐在黑暗里守候着，”她说，“天快亮我才补了一觉。当我猛然惊醒时日头早已升得老高了。您去了哪里？没有人告诉我答案，我更无法问。那段日子我见了谁都烦，就好像是他们把您给藏起来了，所以我们才不复相见。我坐立难安，在山上到处寻找您。有时我会大声呼喊您的名字，有时我又忍不住诅咒您。我发现除了您我再也难以爱上其他任何人。最后我跑下山去，可我害怕了，又跑回来。我失踪了两天，父亲责打了我，母亲也不愿同我讲话。他们什么都知道了，知道我为什么会跑下山。只有那只狗还一直跟着我，福克。然而当我在孤寂中呼唤您的名字时，它也会冲着我狂吠。”

一阵静寂，两人的目光却突然交汇。费里波开口道：“你父母去世多久了？”

“三年了。他们在一周之内相继离世。他们的灵魂永归天堂！那之后我去了佛罗伦萨。”

“去了佛罗伦萨？”

“是的。您说过，您来自那里。我住在圣米纳托教堂外头的咖啡馆，是几个走私客介绍我去的。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，我天天请人去城里打听您的下落，到了晚上我也独自进城找您。到底我们打听到了些许，可您早就搬走了，没人知道您搬去了哪里。”

费里波站起身来，在房中大步踱来踱去。翡宁翠的目光追随着他，却没流露出丝毫如他一般的不安情绪。终于，他走到她面前，注视了她一会儿，道：“你现在告诉我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姑娘？”

“我用了七年的时间鼓足勇气来向您表露心迹。啊，如果我当初告诉您我的爱，那我也不会如今天这般不幸了。我怯懦的心！但我知道，您一定会再来。尽管我没想到会经历这么长时间，这使我度日如年。这样说是挺孩子气的，常言道，逝川与流光，飘忽不相待。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再提它做什么呢？可费里波，你还是来了呀！我在

这儿，和你一起，直到永远！永远！”

“亲爱的姑娘！”他柔声说着，欲言又止。她站在他面前，并没有感觉到他的犹豫与沉默，而是越过他的额头对着后面的墙壁出神。她继续静静地诉说着，仿佛她已经把这些话憋在心中很久很久，她像是已经想象了数千遍：他会来的，她要将这些话原原本本地向他诉说。

“我从佛罗伦萨回来后，有不少人向我提过亲，可我只想要你。当别人向我示好对我说那些甜言蜜语时，我就想起了你的声音，想起那个夜晚，你站在屋外向我说着比这更美妙的情话。所有的话都像是从月亮上飘来的，那么美。过了这么些年，人家也不来缠着我了，尽管我还不老，还和过去一样漂亮。好像他们都知道，我在等您，而您一定会来。”接着又说：

“您现在想带我去哪儿？你不想以后留在这里？不行，这儿不适合你。自从我去了佛罗伦萨，我就知道，山上的生活是多么可悲。我们可以把这房子和畜群卖掉，这样我就有钱了。这里人的粗野我也受够啦。到了佛罗伦萨你得教教我，城市小姑娘都需要什么。我学东西可快得惊人！我以前没有那么多时间，而且所有的梦都指示我，你还会来这里找我。——为此我曾特地去问过一个女巫，她说一切都会实现的。”

“假如我已经有妻子了呢？”

她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。“你是在试探我，对吗，费里波！你没有妻子。这一点女巫已经告诉我了。可她也不知道你住在哪儿。”

“她说得对，翡宁翠，我是没有妻子。可你们怎么能知道我何时想要结婚？”

“你能说你不想娶我了？”姑娘带着绝对的自信反问道。

“来，坐在我旁边，翡宁翠！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。给我你的手，向我承诺，你愿意听我把话讲完，我可怜的朋友！”而她却完全没在听。他的心跳得咚咚响，眼神悲伤地注视着她。她一会儿把眼睛闭上，一会儿又瞅着地面，像是在思考什么关乎命运的事。

“我几年前就被迫逃离佛罗伦萨了。”他解释道，“你是知道的，



那时佛罗伦萨正在闹政治暴乱，局势动荡。我是一名律师，认识不少人，一年里要收发很多很多信。而且我生性不羁，崇尚言论自由，因此便被当局憎恶，尽管我从没参加过什么秘密行动。最后，为了逃避那没完没了又毫无根据的审讯，甚至可能被投入监狱，我只好远逃。我逃去了博洛尼亚，开始离群索居的生活。我的审判还在进行，平时见很少的人，更少有女人。知道吗，我已不再是那个你七年前心有所系的优秀的毛头小伙子了。在我身上，不再有关于他的蛛丝马迹。只除了这个头脑，或者还有你所愿听到的这颗心，在遇到棘手的事时仍是会爆炸！到了今天，我所谓的障碍已经不再是某个漂亮姑娘闺房的门闩。你也许听说了，最近博洛尼亚的局势也十分不稳定，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被拘捕了，其中有一个我的朋友。他素日的行为与秉性我是早就熟知的，我很清楚，他根本不会参与这种事。他只是觉得，一个差劲的政府如何让原本就糟糕的局势好转呢，这不啻于把一匹狼放入一群病羊中。简单来说，我的朋友请求我作为他的律师，助他重新获得自由。这件事刚传出去，一天我在大街上就撞到了一个人，这人对我百般辱骂。我根本无法摆脱此人，便当胸给了他一拳，我想着反正他醉醺醺的，说什么都没用了。终于我挤开人群，前脚刚进了一家咖啡馆，后脚就追来了那个醉汉的亲戚，这人倒没喝酒，可他满嘴不干不净的，大声质问我，为什么不能有话好好说，而是像个下三滥一样和人动手。我尽量温和地作答。其实我早已看清，这全是政府的把戏，想把我无声无息地解决掉。一句话，我的敌人还是得逞了。那人假称要去托斯卡纳，硬要拉我去决斗。我同意了，也到了向那群头脑发热的人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我并非因为勇气不足，而是因为所有阴谋活动都那样使人无望，所以才对这处于极大优势地位的国家权势如此隐忍克制。然而我前天去申请护照时被拒绝了，他们倨傲地连个理由都不说，只说这是当局的指示。我很清楚，他们是想让我要么承受爽约决斗带来的耻辱，要么就试着乔装打扮穿越边界，然后半路埋伏逮捕我。这样他们就有借口来审判我，只要对他们有利，他们可以把案子长期拖下去。”